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箴言》的聲音：別樣的空間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Zhang, Jun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06 15:09:34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81">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81</a>

## 《箴言》的声音:别样的空间

张 俊

**内容提要:**本文侧重对《箴言》中“父亲的训诲”进行分析,指出这种“训诲”蕴含着三重叙事声音,即借助于“父亲的声音”叙述民间智慧、借助于“所罗门的声音”叙述王国智慧、借助于“耶和华的声音”叙述宗教智慧。这三重声音分别体现了古代以色列前王国时期的民间意识形态对年轻人、统一王国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对以色列臣民、民族流散时期的宗教意识形态对耶和华子民等不同主体的召唤。民间智慧、王国智慧和宗教智慧被呈现为三个不同历史语境中的镜像,主体在认同这些智慧的过程中被“意识形态地”建构起来,同时也参与完成了社会伦理与意识形态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箴言》再现了古代以色列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以色列民族的别样生存空间。

**关键词:**《箴言》;父亲的训诲;智慧;声音;主体建构

Voices in Proverbs: An Extraordinary Space

ZHANG Jun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ather’s instructions”

in Proverbs of The Hebrew Holy Scripture, this paper indicates the three kinds of narrative voices from ancient Israel. Firstly, "Father's voice" narrates folk wisdom, reflecting the beckoning to the youth from the folk ideology in the pre-kingdom period. Secondly, "Solomon's voice" narrates kingdom wisdom, reflecting the beckoning to the Israelite from the state ideology in the united kingdom period. Thirdly, "Yahweh's voice" narrates religious wisdom, beckoning to the people of Yahweh from the religious ideology in the long exile. By 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the three kinds of mirror images presented by folk wisdom, kingdom wisdom and religious wisdom in the above historical contexts, Subjects are "ideologically" constructed and are involved into co-constructing social ethics and ideology. In this sense, Proverbs represent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ancient Israeli society and the extraordinary living space of the ancient Israelite.

**Key words:** Proverbs; Father's instructions; wisdom; voice;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话语,是一种有意义的声音。希伯来圣经中的智慧篇章《箴言》采用一种独特的话语——“父亲的训诲”,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箴言,成为一种象征本体,蕴含着民间智慧、王国智慧和宗教智慧。这些不同类型的智慧借助于不同声音呈现出来,民间智慧借助于“父亲的声音”,王国智慧借助于“所罗门的声音”,宗教智慧则借助于“耶和华的声音”。各种声音既独立存在又彼此交融,形成一部庞大的交响乐,构造出一个别样的诗学空间,映照出古代以色列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空间和以色列民族的生存空间。

## 一、“父亲的训诲”：本体及其内蕴的声音构造

《箴言》虽然开篇就点明该书出自所罗门，主旨是“使各种人都能领受智慧”：

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箴言：要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分辨通达的言語，使人處事領受智慧、仁義、公平、正直的訓誨，使愚人靈明，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略，使智慧人聽見，增長學問，使聰明人得着智謀，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詞和謎語。(1:1-6)

之後卻採用一種語勢和意向都非常強烈的口語體稱呼“我兒”，引出“父親的訓誨”這一貫穿全書的話語方式。父親<sup>①</sup>對兒子<sup>②</sup>說話時往往採用“第二人稱直接引語”的祈使句式，在本體上構成一種對話結構：<sup>③</sup>

“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或作“指教”），因為這要作你頭上的華冠，你項上的金鏈。”(1:8-9)

---

① 例外可指出《箴言》31:1-9“給君王的忠告”，或利慕伊勒王的言語，是他母親教訓他的真言；但該篇與全文的主旨並不衝突，母親仍然是父母中的一方，父親則成為象徵。本文一律沿用傳統分析將《箴言》中話語發出者的身份認定為父親的作法，但不彰顯男權主義的特徵。

② 根據古代西亞智慧文獻傳統，《箴言》中所使用的“父親”指代以色列社會中的長者，兒子則是年輕人的代名詞。為避免混亂，本文直接採用“父親”、“兒子”的用法。

③ 雖然《箴言》中缺乏傳統的話語對象構成顯性的對話形式，看起來更像獨白，但回溯到古代西亞寬廣的社會語境中，智慧文學因其所具有的教諭功能而具有明顯的對話結構。

这一话语方式使《箴言》文本呈现出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以“我”和“你”互为前提,面对面说话,“我”说“你”听。<sup>①</sup>我(父亲)向你(儿子)讲道理、传授经验,一下子拉近了说者和听者(或读者)<sup>②</sup>的距离。这种近距离的话语方式亲切自然、直接有力,在表达情感方面的震撼力不容忽视,对聆听主体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第二,“我儿”这一称呼凸显了说者“父亲”和听者“儿子”彼此作为“他者”身份的建构,呈现出话语的原初语境——作为民间智慧的“父亲对儿子的训海”。“要听”和“不可”带有命令式的肯定与否定语气,表明作为话语发出者的“父亲”具有居高临下的权威性,话语权掌握在父亲手中并指向儿子,儿子必须听从并践行父亲的训海。因此,“父亲的训海”是建构儿子主体的“权力话语”,父亲是儿子的人生导师。第三,“父亲的训海”不仅是《箴言》文本的语言结构,还是一种事实陈述,包含了“谁说话”、“说什么”、“向谁说”、“为什么说”以及“如何说”等诸多内涵,因而具有了“声音”的特质,即“父亲的声音”,它直接指向古代以色列社会父亲对儿子的仁爱且智慧的训海,目的是引导儿子走上幸福之路。第四,“父亲的训海”采用典型的“箴言”文体,并且采用希伯来平行体诗歌形式,简练优美。“箴言”是一种独特的话语,意为“规谏劝戒”之语,使用“因果论”的逻辑方式,语句短小精悍、常用对比或类比、使用自然世界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象,形象生动,旨在合理有效地解决日常实践中的种种问题,构建社会伦理规范。

但是,希伯来圣经的内容是厚重而复杂的,对它的解读显然不能单一化。正如福柯所说:“当我们要谈论某‘作品’时,在此处和彼处的意义并不一样。作品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直接的、确定的或一个同质的单位。”<sup>③</sup>从圣经作为以色列民族历史文化和宗教典

① 这是古代西亚语境中一种广泛存在的智慧训海方式。

② 在叙事学中,听者与读者往往处于话语接受者的同一位置。

③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8页。

籍的发生来看,其作者身份的复杂性、传统的多样性、历史语境的变迁,以及后期经历多次汇编到最终成书的情况都非常复杂。毋庸置疑,每一个作者、每一种传统和不同语境中的每一次编纂都指向特定的目的与意图,其话语的使用必然具有某种选择性,呈现方式也多种多样,这也意味着古代以色列社会介入圣经文本的声音十分芜杂。<sup>①</sup>就《箴言》而言,经过早期的口传智慧传统、王国时期的集结成册、亡国后的多次编修,直至公元前2世纪初前后成书,在形式上呈现为六个分册,在内容上清楚地分为七个部分。<sup>②</sup>无论从各部分的来源还是从话语的内容和形式看,差异都非常分明,声音的异质性显而易见。比如: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注:或作“指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6:20-21)

“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20:2)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3:5-6)

以上话语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训诲者意象:父亲/母亲、国王、耶和华。由于社会身份不同,使用的话语类型也不同:父亲对儿子亲切教导、国王对臣民严加治理、耶和华对子民慈爱引领,从而构成

---

① S. E. Gillingham: *One Bible, Many Voices—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Biblical Studies*, London: SPCK, 1998, xx, 280.

②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蕴含于“训海”中的三重叙事声音,即借助于“父亲的声音”叙述民间智慧、借助于“所罗门的声音”叙述王国智慧、借助于“耶和華的声音”叙述宗教智慧。在福柯看来,话语是权力的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这三重声音折射出古代以色列前王国时期的民间意识形态对年轻人、统一王国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对以色列臣民、民族流散时期的宗教意识形态对耶和華子民等不同主体的召唤。民间智慧、王国智慧和宗教智慧被呈现为三个不同历史语境中的镜像,主体在认同这些智慧的过程中被规训、被“意识形态地”建构起来,成为阿尔都塞所谓的“经验的主体”;与此同时,“经验的主体”也参与完成了社会伦理与意识形态的建构。这样,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为古代以色列社会主体生活于其中的场域,甚至成为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谓的生活本身:“意识形态既是生活的又是想象的,它是作为想象的生活。”<sup>①</sup>

## 二、“父亲的声音”:召唤儿子的主体建构

“父亲的声音”叙述民间智慧,是“父亲的训海”蕴含的第一重声音,是古代以色列家庭中父亲对儿子或社会上长者对年轻人的训海等民间意识形态的具象。早在前王国时期,由于缺乏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民间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民间智慧是其创造的镜像。以色列民族最初只是古代西亚地区一个很小的游牧部落,很长时期没有安身立命之所,不断迁徙,与异族争战,在众多强国的夹缝中和压迫下寻求生存。从亚伯拉罕时期开始的氏族社会发展到扫罗时代,仍然只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氏族部落联

---

①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Gregory Elliot ed. *Althusser: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4, 55. 转引自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盟。各氏族部落没有统一而强大的政权领导,除非为了生存在军事活动中一致行动,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各自为政,氏族部落、家庭成为社会的主要权力结构。与周边民族相比,以色列民族文化也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考古文献表明,直到统一王国时期还处于口传社会阶段,缺乏公共教育机构为民众提供受教育机会,读书识字只是部落首领、祭司等少数人的特权。在公共事务中,部落首领、祭司或受尊敬的长者掌握话语权,在家庭事务中,以“父亲”为象征的家长掌握话语权,他们代表部落和家庭的利益,对其成员进行规训,以维持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秩序。这种带有“家长制”特征的语境决定了“父亲的训诲”这种具有对话结构、祈使句式的“第二人称直接引语”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导话语方式,叙述民间智慧,反映民间的意识形态。

首先,“父亲的声音”源自古代以色列民间智慧的凝聚。智慧承载了口传文学最基本的文学观念,从文体看,《箴言》取材于民间口传的智慧形式,从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出发,使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象及因果律,表达对世界的理性认识。《箴言》中显然存在很多古老的民间智慧,以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和了解比拟人世间的生存道理,其中最古老的当数那些含有动物意象和数字的箴言:“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30:24-28)来自生产与生活的古老智慧箴言更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需要警惕的各种有害行为:轻易作保、懒惰、犯淫乱(6:1-35);以及商业公平等交换活动规则:“两样的法码,为耶和華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20:23)这些鲜活灵动的民间智慧为人们提供了行动指南,以致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其次,“父亲的声音”召唤儿子的主体建构并指向社会伦理规范及秩序的建构。在前王国时期,以“父亲的声音”为表征的民间

意识形态既关注公共生活,也关注家庭日常生活。古代以色列民族显然关注公共生活秩序,这一点从《箴言》对智慧发生场所的描写可见一斑:“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1:20-21)但是,对于漂泊动荡、流离失所、始终挣扎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以色列民族来说,日常生活更为重要。由于公共生活往往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故“父亲的训诲”对生活实践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父亲的声音”立足于给儿子传授丰富的知识和生活经验,为他们提供一套尽可能详尽的生产与生活的参照标准,涉及品行修养、人际关系、生活状态、农业生产、商业活动等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父亲的声音”实际上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点,预设了一套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观念,其核心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说,要求儿子趋善避恶:“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1:10)并且要做一个义人——这是以色列智慧的第一要义:“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2:20)就这样,儿子听从父亲的话,并在自身的实践中践行,就能实现父亲训诲的目的:帮助儿子明辨是非善恶,过上幸福生活。此一行动既表明儿子这一主体被意识形态地建构起来,成为符合民间意识形态评判标准的社会个体,还体现为他参与社会伦理规范及秩序的建构,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可见“父亲的声音”自然而然地成为《箴言》文本中智慧的一个主旋律。

### 三、“所罗门的声音”: 召唤以色列民众的主体建构

“所罗门的声音”是内蕴于“父亲训诲”中的另一种声音,是统治者训诫治理民众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具象化体现。虽然《箴言》由所罗门写作之说在学界已被否认,但从文本仍可以判断,这部书与名王所罗门显然存在不可切断的联系。开篇就有这样的记载: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1:1);书中有三大部分被归

在所罗门名下：1-9章、10：1-22：16，和25-29章。多数圣经学者倾向于认为，后两部分出自所罗门时代，其中一些篇目为所罗门所作，而1-9章则较晚出现，是编修者添加的。但也有人主张1-9章中的智慧传统与古代迦南和埃及的智慧传统有某些相似的对应，因而同样古老。<sup>①</sup>虽然意见纷呈，仍有证据表明所罗门对《箴言》确有贡献之说存在着合理性：第一，据载所罗门是“智慧之王”，被耶和华神赋予智慧，“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王上4：32），喜欢说箴言；致使史官辑录，民众效仿。第二，所罗门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家富国强，民生安稳，有机会进行精神文化建设，将箴言辑录成册而用于王宫及民众的教育。第三，一些箴言的内容反映了统一王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状况。第四，一些话语勾勒出“王”的意象，凸显出“王”的统治意识及其政治伦理。可见《箴言》中传达出了“所罗门的声音”，指向国家意识形态召唤以色列民众的主体建构。

首先，“所罗门的声音”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声音，叙述的是立国安邦的王国智慧。与“父亲声音”的源话语相比，“所罗门的声音”虽然仍采用“父亲”训诲“儿子”的方式，但明显具有不同的特征：第一，“所罗门的声音”确立了不同的对话主体：国王与以色列臣民。一方面，国、王、臣、民的意象在话语中清晰可见；另一方面，从话语的语气看，不再是父亲对儿子那种舐犊情深的亲切教导或循循善诱，而是君王对臣民居高临下的严辞训诫，颇具君权神授之威：“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20：2）“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16：10）第二，话语的主题不限于父亲教导儿子的家长里短和日常议题，还关涉国家大事。对于一国之君所罗门而言，百姓的日常生

① R.Rendtorff, 第255-258页, 以及 R.N.Whybray,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一书。转引自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498-499页。

活固然重要,但立国安邦、为王之道、治理国民等社稷大业才更为重要,如称“智慧的王簸散恶人,用碌碁滚轧他们”(20:26)。因此,区别于前王国时期对安身立命的关注,王国时期的智慧强调顺应王治、行事公义,实际上传达出国家意识形态的声音,指向国家政治伦理的建构。

其次,“所罗门的声音”召唤以色列民众的主体建构,进而建构国家的政治伦理。自扫罗称王,大卫建立集权化的君主制度,到所罗门称霸统一王国,<sup>①</sup>国家意识形态取代了民间意识形态而占据主导地位。它不仅要求以色列臣民辨明是非善恶,趋善避恶,更成为一个公义之人,以求立国安邦。第一,“公义”被高举为新时期主体建构的标准。如谓王喜悦义人,恨恶恶人,公义是立国之本:“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25:5)这类话语旨在宣告: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公义才是为人之本,公义之人才是合格的王国公民。当然,该标准不仅适用于民众,也适用于高高在上的君王:“王藉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倾败。”(29:4)第二,建构了互为“他者”主体的“智慧的王”与“智慧的民”,二者缺一不可。王国时期的王与民不再是简单的父子长幼关系,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者的个体建构都事关立国安邦与国家政治伦理的建构。王有智慧与美德,国才长存:“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28:2b)“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20:28)民惟秉行公义、为人正直才为王所悦纳:“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16:13)王对臣民赏罚分明:“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害羞的仆人遭其震怒。”(14:35)总之,顺应王治、行事公义的智慧之民才是王政的需要,这是国家政治伦理建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以色列民众主体的建构参与了国家政治伦理的建构。

<sup>①</sup> 古代以色列统一王国时期始于约公元前1028年扫罗称王,迄于公元前933年南北分国,历时95年。

#### 四、“耶和華的聲音”：召喚神之子民以色列的主體建構

《箴言》中還頻繁出現帶有“耶和華”和“敬畏耶和華”的詩句，全文達93處之多，架構起整部書，構成“父親訓誨”內蘊的另一種重要聲音——“耶和華的聲音”，是古代以色列民族宗教意識形態的表達。作為最早實行“獨一神崇拜”的民族，“耶和華”是以色列人的民族神，耶和華敘事成為以色列人建構自我身份的重要方式。

首先，“耶和華的聲音”將本民族的世俗智慧與異族智慧納入耶和華敘事的框架中，成為宗教智慧的表達。以《箴言》吸收的異族智慧為例：“智言三十則”有三分之一內容與埃及教諭《阿蒙奈姆普教諭》相同，據其產生時間考察，前者受到了後者影響或者直接將其“拿來”，但兩者的本質差別卻是“智言三十則”中植入了“耶和華的聲音”：“我今日以此特別指教你，為要使你倚靠耶和華。”(22:19)“因他們的救贖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為他們辨屈。”(23:11)“耶和華與君王所施行的毀滅，誰能知道呢？”(24:22b)這些話語清楚地表明，耶和華是以色列民族的倚靠、救贖主和審判者，此乃未見於埃及智慧中的宗教元素，成為希伯來智慧的鮮明特徵。以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為代表的古代西亞智慧文獻一般立足於日常生活，涵蓋自然與社會的實踐認知、人生經驗總結、待人接物之道、人生與生命的意義追問等，它們著眼於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規範建構，很少涉及人神關係等宗教因素。但以色列人自認為是耶和華的子民，是一部民族宗教典籍聖經的民族，這導致宗教意識形態成為其民族身份的重要表達形式，以致智慧被宗教化亦即被“耶和華化”，成為帶有非世俗性特徵的神學智慧。

其次，“耶和華的聲音”召喚神的子民以色列的主體建構，界定了民族的神聖身份：以色列人不僅要在日常生活中懂得趨善避

恶,在国家生活中尊重维护王权、秉持公义,还应该在宗教生活中信奉耶和華。具体表现为——

第一,从血统上保持民族的纯洁。身处西亚复杂的多元化民族背景中,古代以色列民族从来就不是单一固定、统一整合的民族,而是处于多民族通婚杂居状态,甚至连国王大卫、所罗门也迎娶异族女子为妻:“(赫人)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她接到宫里,她就作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撒下 11:26-27a)“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王上 3:1)《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也清楚地记载了以色列民族血统不纯的历史事实(拉 10:2-44;尼 13:23-27)。因此,《箴言》用“耶和華的声音”呼吁保持民族血统纯洁,反对与异族通婚:“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華甚不喜悦。”(撒下 11:27b)

第二,反异教崇拜,独尊耶和華。古代以色列民间的宗教崇拜情况非常复杂,尽管主流意识形态试图建构“独一神耶和華崇拜”,但从未完全实现,对各种自然神、异族神如迦南神“巴力”、金牛犊等偶像的崇拜非常普遍。《创世记》述及原始的自然崇拜:“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華永生神的名。”(创 21:33)“雅各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创 35:14)《列王纪上》中多处记载以色列人的异神崇拜:“(亚哈)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力的庙,在庙里为巴力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王上 16:32-33)自摩西时代始就有“金牛犊崇拜”的记载(出 32:4-6),从中可见“耶和華崇拜”与“金牛犊崇拜”的融合。至耶罗波安时期,对“金牛犊”的崇拜似乎更盛(王上 12:28-32),其记载中折射出对“耶和華崇拜”的严重背离:一、不敬耶和華转而去拜金牛犊;二、将两只金牛犊分别安在伯特利和但,并为它们建殿,改变了崇拜中心,取消了耶路撒冷的敬拜中心位置;

三、立“非利未人”为祭司,改变了“耶和华崇拜”的祭司制度;四、将八月十五日定为节期,消解了犹太节期的意义,亦消解了犹太教神圣的身份标志。事实上,此类崇拜在以色列民族史上绵绵不绝。

古代以色列的有识之士,特别是宗教人士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现状,对此无不痛心疾首,他们试图扭转那些迷途者的态度,使之回转到“耶和华崇拜”的正路上来,兴起于公元前8至前4世纪的先知运动就发出了回归“耶和华崇拜”的强烈呼声。进入大流散时期,“耶和华的声音”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时以色列国家不复存在,国家意识形态遭遇重创;宗教担当起凝聚以色列民心的职责,民族宗教意识形态成为主导;从宗教角度建构“耶和华子民”这一主体,对于以色列民族的复兴显得至关重要。

如何在一系列大帝国的统治和压迫下抵制同化、求得生存,如何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而使之延续并发展?历史的回答乃是借助于耶和华崇拜,使以色列人达成其夙愿。在这种语境中,宗教意识形态运用“耶和华的声音”讲述智慧,犹如一个黑洞将其他所有声音都吸收进来,融会成专属于耶和华的声音,即所谓“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1:7a)。它使以色列人找到时空坐标,形成其明确的身份定位——一个血统和信仰都属于惟一上帝的民族,从而完成其“上帝子民”的主体建构。

## 五、结 语

《箴言》中“父亲的训诲”实际上只是一种表征,内含多重声音结构——“父亲的声音”、“所罗门的声音”和“耶和华的声音”,它们在以色列民族的不同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镜像,作用于不同的主体建构,保持、延续了以色列人的民族传统。换言之,《箴言》是以色列民族的伟大教科书,被古代以色列人当作行动的

指南。不仅如此,它所凝聚的希伯来智者对人生哲理的深刻体验闪烁出理性智慧与信仰智慧的光辉,也对世界其他民族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亚当·克拉科(Adam Clarke)所说:“从那些经商者、务农者、沦落底层的卑贱者,到国王、大臣,人人都从其中得到教诲,找到他们随时随地应遵循的行动准则。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主人和仆人们都从中明白了自己的职责。这些极佳的规则不仅关系到道德,还关系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sup>①</sup>

作者张俊,江苏镇江人,南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候选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圣经文学研究,曾发表论文《跨文化交往:多元化模式与普世性价值观》(2005)、《翻译学的传播理论探究》(2001),参译《剑桥插图古罗马史》(2008)等。

---

<sup>①</sup> 转引自朱维之、梁工:《古希伯来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